

海端加油站

第二百〇八期

發行人：吳宏龍校長發行：台東縣立海端國中輔導室
總編輯：黃美玲主任 地址：台東縣海端鄉海端村山界 1 號
編輯群：鄭新和主任 電話：089-931390
邱俊龍主任 創刊日期：101 年 11 月 30 日
郭黛瑩老師 發刊日期：112 年 12 月 19 日

活動點滴

《112.12.19 里山縱谷產業參訪》



總統教育獎黃翊嘉突破 聽損挑戰，媽媽：孩子沒 有不一樣

by 親子天下媒體中心 - 陳盈瑩

黃翊嘉是今年總統教育獎得主。出生 4 個月確診極重度聽力損傷，開始北中南各地求診日常。幼兒園時期就曾因好表現登報，現在 12 歲的他已是全國演說比賽常勝軍、教育部英聽王，獲頒縣長獎。在小學任教的媽媽堅信：我的孩子沒有不一樣。

彰化縣大成國小六年級畢業生黃翊嘉是今年總統教育獎得主，6 月畢業季也因成績表現優異，獲頒彰化縣國小縣長獎。「可以幫我簽一下畢業紀念冊嗎？」坐在教室第一排的黃翊嘉，起身走向同學們的座位前，邀請好友在紀念冊上簽名留言。

旁人很難不注意到，他兩個耳朵後面罩著的人工電子耳（人工耳蝸），後腦勺吸附著略大於 50 元硬幣的聲音處理器。因應採訪拍攝需求，他調整

電子耳位置，能看見他耳朵和頭皮出現一條紅紅的壓痕。

從幼兒園開始，黃翊嘉便常登上媒體版面。穩健台風、流利口條、咬字清晰，黃翊嘉克服障礙獲頒演說獎項，不只有一次。從幼兒園開始，黃翊嘉就是演說比賽常勝軍，曾獲說故事冠軍，也曾在雅文基金會的引薦下擔任一日小主播，採訪時任 TVBS 主播的簡懿佳。

升上小學後，不僅獲得全國聽覺障礙國語文競賽演說組第一名，挑戰一般組他也拿下全縣第二名，還曾拿到教育部 Cool English 英聽王獎項。這些好表現與外界鼓勵，都為他增添學習路上的滿滿自信。

大成國小校長吳宗達分享，黃翊嘉在班上人緣好，喜歡向校長下戰帖比桌球，「他讓我了解，孩子可以克服身體障礙得到很好的成就。」

我為什麼要跟別人不一樣？

畢業典禮結束，證書、獎牌、獎狀裝進提袋裡，大包小包的黃翊嘉邊哼著校歌，走進媽媽林香君任教的一年級教室。一邊吃著便當，一邊和媽媽、記者聊天。聽到鐘聲校歌響起，一度要記者停下閒聊，讓他再唱幾句。頗有成就感的他，眯起眼睛臉龐笑得燦爛。

不過黃翊嘉也說，自己雖然有電子耳作伴，但在戶外吵雜的環境仍會聽不清楚，近期媽媽也發現，有一次兒子自認可以聽得清楚老師的上課內容，沒有向老師遞出調頻系統請老師配戴，以利發射器將老師的聲音直接傳送到電子耳接收器……黃翊嘉說話的音量說得更小聲、且語氣平淡地說，他曾經想過：「我為什麼要跟別人不一樣？」但在愛裡成長的他，很快就拋去這份抑鬱。

黃翊嘉的父母都是國小老師，但也和很多新生兒家長一樣，為了解孩子身心障礙的成因、治療方式等，在海量的網路資訊裡查找、研讀。「我們一開始也不懂啊！」媽媽林香君在大成國小任教，爸爸是國小特教老師，林香君卻苦笑著說，夫妻家族沒有相關病史，對聽力損傷感到陌生、兩人一度

誤以為當孩子聽力損傷，就會導致語音發展受限，未來會需要用手語進行交談……

一週跑 5 地，孩子的微小進步鼓勵爸媽不放棄

接到採訪邀約的林香君，一度猶疑，幾次向記者確認母子對談的主軸，擔心內容之於讀者沒有參考價值。溫柔而謹慎，是林香君給記者的第一印象。她形容兒子從出生到 4 個月「終於」確診、1.8 歲滿 10 公斤「終於」能接受令人直冒冷汗的手術，「終於」兩字顯示出父母對於孩子語言發展階段的綿綿擔心。

「電子耳手術是要在耳後劃一刀，在耳後方的頭骨上磨出一個置放植入體的位置，」她語調平穩敘述就診歷程，「1 歲 8 個月開第一耳，電子耳 85 萬，手術和住院約 10 萬，政府補助一般戶 20 萬；6 歲 8 個月開第二耳，電子耳打九折是 87 萬多，手術和住院約 3 萬，成杏基金會補助 10 萬……」林香君細數龐大的醫療開銷，詳實而縝密。

採訪結束後，林香君提供記者一個雲端連結，點開雲端資料夾才發現，媽媽的從容一點也不簡單：內有超過 70 支影音，記載兒子不同時期經歷的療育課程、競賽，還有多份文件紀錄黃翊嘉的各階段診斷。

很多人以為，聽損兒裝上助聽器、植入電子耳後就能開口說話。但其實多面獎牌的背後，來自家長把握語言發展黃金期，安排早期療育、父母在家大量為孩子輸入刻意且優質的語音。林香君說，孩子植入電子耳後她選擇留職停薪，為期兩年帶著孩子一週跑 5 地進行療育，從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諮詢、台中啟聰學校嬰幼兒班、台中至德聽語中心、台中承輝聽語中心，到台北雅文聽語文教基金會。

林香君參考專家建議，為豐富孩子的說話語調、音律，她在家會唱慢版童謠、親子共讀，努力放慢、拉長音，念清楚繪本裡的每一個字的子音、母音。她現場示範，「嘴」一字至少需要超過一秒鐘發音，且要放大唇形變化唸出：「ㄇ—×ㄟ—ˇ」給孩子聽。此外，針對特定字詞，林香君還會拉起

孩子的手臂，拉近自己的嘴唇距離大約 4 公分，透過觸覺，讓孩子感知講話時的氣流需要從嘴巴裡送出來，且不同語音的氣流強弱和長短都有差異。

和兒子一樣，林香君也曾質疑命運的安排。「我曾經想：『為什麼老天選上我？』但我後來換個角度想，可能是老天爺覺得我可以承受。」林香君的淚水在眼眶裡打轉。外人看來堅強的她，不是沒有求神問卜、簽大樂透，冀盼翻轉命運。林香君更不曾忘記，孩子在嬰兒時期聽不見、不會說話，面對麻醉手術後頭上包裹著厚厚一層層紗布、護理師找不到孩子血管打點滴的一幕又一幕。後來看見孩子緩緩地進步，都推進了夫妻再勇敢一點、再積極一些。

在孩子身邊我很快樂，他沒有不一樣

林香君反覆強調，她的淚水、低落情緒，從來不來自陪伴特殊兒成長，而是對孩子的不捨與擔憂，「父母畢竟不可能長遠的跟在小孩子身邊，所以當然會比較擔心他長大以後，可能要去外面住宿，他睡覺、洗澡，把電子耳拔下來就會都聽不到聲音，如果發生了火災、地震，他都不知道該怎麼辦？可能要其他的朋友來幫他……」

將邁入青春期的黃翊嘉坐在媽媽身旁，聽完，他沒有即時用擁抱安慰，也沒有望向媽媽，反而一派輕鬆地對記者說：「未來的事，等未來再說吧！」

「我的孩子就跟一般的孩子一樣，在他身邊我很快樂，」林香君微微傾斜著頭向兒子微笑著說。顯得有些害羞的黃翊嘉表示，自己是第一次聽見媽媽完整敘述，那些他早就忘光光的診療歲月。但無論有無聽聞這些事情，他一直都很感謝爸爸、媽媽的陪伴、特別是媽媽對他的無限包容。

9 月將升上國中的黃翊嘉，已經開始期待未來更加獨立的求學生涯，也在訪談中許下有別於其他同學的願望：他希望開學後每一科的第一節課，老師都會安排自我介紹時間，讓他能有機會好好介紹電子耳的作用和限制，更快交到新朋友。